

## 基辛格离坦桑尼亚去赞比亚访问

基辛格离坦桑前说如南罗战争已开始，就必须通过谈判来结束；卡翁达说和平解决南罗问题在目前已为时过晚

【法新社达累斯萨拉姆四月二十六日电】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于今天离开这里前往卢萨卡。据观察家们说，他在同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举行过两次会谈之后，显然还没有放弃避免在罗得西亚问题上发生全面战争的希望。

基辛格在动身前往机场时对记者发表简短谈话时提到了尼雷尔总统今天早些时候讲的一句话。这位坦桑尼亚领袖说，举行和平谈判来结束罗得西亚制宪问题的僵局为时已经太晚。尼雷尔说，战争已经开始，并必将以多数人统治的原则取得胜利而告终。

基辛格在机场上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果战争真的已经开始，那就必须通过谈判来结束它。

他证实，美国政府已决定在南部非洲实行一项支持实现非洲多数人统治的积极政策。

基辛格目前正在达累斯萨拉姆进行他的非洲七国之行程中第二阶段的访问。今天上午，他同尼雷尔总统晤谈两小时。在基辛格昨晚从内罗毕到达这里之后不久，两人就举行了秘密会谈。

今天早些时候，基辛格和美国代表团同尼雷尔总统一道观看了在达累斯萨拉姆国家体育场举行的游行，庆祝坦噶尼喀大陆同桑给巴尔合并十二周年。

【路透社达累斯萨拉姆四月二十六日电】（记者：穆迪）尼雷尔在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会谈后对记者们讲话时说，罗得西亚战争不是一场战斗到底的战争。游击队希望利用战争作为为实现多数人统治而施加压力的一种形式。

总统说，如果这场战争迫使史密斯采取“认真”的态度，“我认为你就可以坐下来谈了，但你必须等候我们

得到那种时刻”。

他又说：“我没有得到基辛格将支持我们打这场战争的印象，同样，我也没有得到他将在那场战争中利用美国力量来反对我们的印象。”

基辛格说：“我感到，我同尼雷尔总统的那些谈话是我同任何领导人的谈话中最有教益的谈话。我认为会谈结果是极富有建设性的。在某些问题上仍然偶有意见分歧，但在重大问题上……我认为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

【美联社达累斯萨拉姆四月二十六日电】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今天会见了基辛格国务卿，他后来对记者说，争取在罗得西亚实现多数黑人统治的“战争已开始了”。

但是当记者问他是否认为美国会为这场冲突提供武器这个问题时，尼雷尔回避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却说，他

知道，华盛顿所能够做的是“有限的”。

【法新社卢萨卡四月二十六日电】在基辛格对赞比亚进行国事访问的前夕，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昨晚说，以和平方式解决罗得西亚问题在目前已为时过晚。

他在结束了对莫桑比克的五天访问后，在一次为他举行的招待会上说，和平谈判已尝试了十年，但是都失败了。这位总统说，这块脱离了英国的殖民地曾经受到南非的殖民统治，南非有责任使它非殖民化。

卡翁达总统还呼吁罗得西亚的各个对立的民族主义运动不要利用赞比亚的土地互相进行攻击，或者攻击非洲独立国家的领导人。

他说，在罗得西亚正在开展解放斗争，各民族主义领导人应排除他们之间的内讧，而集中致力于强化解放斗争。

除种族隔离的斗争。

很明显，独立的非洲有不少理由可以对美国在非洲的政策感到不满和不安。基辛格之行是在一些事件对美国外交很少有利的情况下开始的，这一点并非偶然。尼日利亚请基辛格取消了对该国的访问。国务卿对象牙海岸共和国的访问也不进行了。

## 苏《真理报》评基辛格访问非洲

说基辛格此行是美国领导人企图巩固美在非洲受到严重损害的声誉

【本刊讯】苏联《真理报》四月二十五日在“国际一周”专栏里刊登一篇评基辛格非洲之行的文章，摘要如下：

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已启程对非洲国家进行访问。据美国报刊报道，访问的目的，在于加强美国同该大陆一系列独立国家领导人的接触。基辛格此行，显然是由美国领导人企图在某种程度上，巩固在非洲各国人民眼里受到严重损害的美国声誉这一愿望所决定的。

独立的非洲正在从不久前的安哥拉军事事件中得出结论。众所周知，美国在这次事件中公开站在闹分裂的亲帝国主义组织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和安

哥拉民族解放阵线一边，向他们提供钱、武器和教官。美国反动集团怂恿南非种族主义者侵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领土。

现在，美国某些集团仍企图向非洲一些国

家施加压力，以便使它们得以拒绝社会主义国家对反殖民主义和反种族主义斗争的友好援助。华盛顿正在间接地暗示，它将“不允许”争取解放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争取在南非消

日《读卖新闻》自莫斯科报道

### 《苏对美中在第三世界的攻势增强戒心》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四月二十六日刊登该报记者发自莫斯科的一条消息，题为《苏联对美中在第三世界的攻势增强了戒心》，摘要如下：

苏联认为，中国邀请埃及副总统和基辛格访问非洲等美中两国的活动，是在第三世界进行的“对苏反攻”，正以严重戒备的目光予以注视，同时准备进一步

加强同非洲各国的关系。

对于基辛格访非一事，二十五日的《真理报》警惕地认为，这是企图恢复美国的威信和克服非洲对美国的信任的部署。

对于穆巴拉克副总统访华一事，苏联的新闻机关大肆报道说，这完全是为了调整中埃两

国的反苏政策的策略，肯定对埃及和其它阿拉伯国家不利。全力以赴离间中国—埃及同其它阿拉伯国家的关系。

在这种形势下，苏联注意到了即将于今年八月份在科伦坡召开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根据上个月苏联党代表大会提出的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立场，它想利用这次会议来增强苏联同第三世界的关系。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四月二十六日刊登题为《“缓和”受到考验，美苏关系面临转折点》的社论，摘要如下：

日本防卫厅正在抓紧制订时隔六年的《防卫白皮书》。据说，围绕着“美苏缓和”问题，在持乐观的文官同持悲观的军人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

缓和的争论，可以说已经国际化了。因此，我们似乎应排除那种苟且偷安的缓和论，去深入探讨缓和的功过。

需要考虑的是“缓和对谁有利”。在美苏缓和这一问题上，美国的企图是通过固定两国关系的现状加强和平共处关系。但是，莫斯科却大肆进行军事扩张，同时通过支持第三世界的革命，背离了美国的期望。因此，很清楚，其结果是缓和只是对苏联一方有利。

关于缓和的目的，如上所述，苏联同美国的企图是有着根本不同的认识。对莫斯科说来，缓和所适用的范围只是回避美苏核战争，除此之外，是不惜实行处于边缘状态的对抗的。

绝对主张回避美苏核战争的基辛格的立场即使可以理解，但是为此而要推行美苏超级大国控制下的想法，就将招致西方世界的内部分裂。不仅如此，有如上所述，这将逐渐产生这样的后果：“享受缓和成果的只是莫斯科”。

对于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世界来说，什么是最重要之点。首要的是各国应明确认识缓和的局限性。这恐怕是最要紧的。缓和给西方世界带来的巨大损失，是由于措词的魔术造成的混乱。这就象经常谈到的“缓和迷”那样，对美苏缓和感情用事地给以过高评价，这就容易使西方世界的人们看不到现在的和平，是依靠东西方实力均衡来维持的国际力学的严峻现实。

再一个方面就是美国外交的复原。在这方面，美国总统福特已经宣布决心推进“依靠实力的和平”以取代缓和，这一点值得注意。这也可能是表明美国外交或者说正逐渐向“基辛格”以后的新战略发展。对日本来说，需要细心地注意美苏缓和的去向。

## 日本《产经新闻》社论 《“缓和”受到考验，美苏关系面临转折点》

### 苏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病死

【塔斯社莫斯科四月二十六日电】题：安德烈·格列奇科元帅逝世

苏联共产党著名活动家、杰出的苏联元帅、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两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苏联国防部长安德烈·格列奇科元帅今天猝然逝世。

【美联社莫斯科四月二十六日电】苏联人今天说，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二十五日晚上去世。他终年七

十二岁。

这些人士说，格列奇科死于心脏病。

【路透社莫斯科四月二十六日电】格列奇科死亡的消息传来时，人们正聚集在莫斯科中心参加另一名著名军人——谢尔盖·什捷缅科将军——的葬礼。什捷缅科是华沙条约组织军队的参谋长。

近在上星期五（二十三日），格列奇科还接见了莫桑比克军事代表团。

## 葡萄牙议会选举结果初步揭晓

百分之九十多的选票统计结果：社会党百分之三十五点〇八，一百〇六席；人民民主党百分之二十四点〇二，七十一席；社会民主中心党百分之十五点八五，四十一席；共产党百分之十四点五一，四十席。

【美联社里斯本四月二十六日电】葡萄牙今天举行了五十年来第一次自由议会选举，统计的结果是社会党得票最多。但它没有可能得到它企图在有二百六十三席的新议会中获得的大多数。

社会党领导人苏亚雷斯拒绝了中间派和右派提出的共同组成一个联合政府的建议。该党有影响的其他成员说，这样的联合政府是不可避免的。

选举的结果为在两年之前发动的军事革命之后，第一次把北约组织这个成员国的政府中奉行莫斯科路线的共产党赶出去铺平了道路。

社会党在已统计的约百分之九十五的选票中得票百分之三十五点〇八，而在去年的制宪议会选举中则得票百分之三十七点九。

中间派的人民民主党占第二位，得票百分之二十四点〇二，去年是百分之二十六点四。

共产党得票百分之十四点五一，比去年的百分之十二点五略有增加。

票数增加最多的唯一的一个党是保守的社会民主中心党。他们得票百分之十五点八五，比去年增加一倍，抢在共产党的前面占第三位。

【路透社里斯本四月二十六日电】根据今晚公布的非正式结果，社会党和共产党加在一起将在葡萄牙新的议会中占有明确的多数。

这个选举结果（只有四名海外议员的票数有待于统计）表明，在二百六十三名议员的议会中，社会党获得一百零六席，共产党获得四十席。

这个选举结果是由官方人士透露的，但有待于证实。它表明，中间派人民民主党获得七十一席，保守的社会民主中心党获得四十一席。

不过，社会党是否能够根据它在议会的力量而组织一个少数党政府，这一点还不清楚。

看来肯定的是：右派反对派绝不可能拼凑足够的票数来把社会党赶下台。

【路透社里斯本四月二十六日电】在葡萄牙新的国民议会中控制一百多个席位的社会党领导人苏亚雷斯今晚说，他的党准备统治葡萄牙，如果今年夏天要它组成一个政府的话。

今年六月底总统选举以后将组成新政府。苏亚雷斯今晚说：

“如果总统要求社会党组成政府的话，它将会这样做，并向议会提交

### 法新社报道

#### 《葡萄牙：密特朗—苏亚雷斯对话》

【本刊讯】法新社四月二十六日以《葡萄牙：密特朗—苏亚雷斯的对话》为题，报道如下：

弗朗索瓦·密特朗与马里奥·苏亚雷斯今晚在欧洲第一广播电台上通过和里斯本的直接电话联系进行了对话。

葡萄牙社会党领袖谈到，他的党打算在“文职和军职独立人士”可能的支持下单独执政，因此，不向库尼亚尔的党提出建议。

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

一个纲领。”

他说：“如果右翼党派不让我们进行统治，他们必须自己组成一个政府。”

【合众国际社里斯本四月二十六日电】葡萄牙选民二十五日在这个国家五十年来第一次自由议会选举中，降低了社会党的统治地位，并把保守党人推向了众人瞩目的中心。

政治分析家们把保守党人的强有力表现，归因于选民对过去两年的经济和社会的混乱表示强烈不满，这种混乱在去年秋天把葡萄牙带到了一次亲共的接管和内战的边缘。

记拒绝干涉葡萄牙事务，同时对“存在于葡萄牙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的争执”表示遗憾。照他看来，这一争执“首先是来自不识时务的葡共”。

他指出，“这和法国的情况不同，在法国，左派在共同施政纲领的基础上联合起来，这个纲领对于迎接选举仍是根本的东西”。

于是，苏亚雷斯说：“如果我们也有象法国共产党这样的党，那么情况就会不同了。”

## 外电评格列奇科死后苏国防部长人选

### 认为库利科夫、雅库鲍夫斯基和乌斯季诺夫可能接任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四月二十六日报道：

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星期日（二十五日）晚上心脏病发作，今天已去世。

西方外交官发现某些苏联官员对他的去世毫无思想准备，甚至大吃一惊。对大多数俄国人来说，这位七十二岁的元帅，活象是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红军和现代苏联军队之间的一座桥梁。

眼下，他的强有力的领导作风一定会在国防部留下一个空白，而且在下属军官中也一定会引起某些人事改组。

但是，预料他的死不会使克里姆林宫的军事态势或其东西方和解政策发生任何基本变化。尽管这位元帅采取了职业军人的强硬路线，但他也是勃列日涅夫的亲密的支持者，并

赞同这位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关于松弛同西方的紧张关系的主张。

这里眼下比较多的猜测是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即谁将接替格列奇科元帅来担任四百万苏联武装力量的首脑和政治局委员。

这里的西方军事专家倾向于认为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维克托·库利科夫（五十四岁）会成为格列奇科的继任人。

但是，他们认为，华沙条约国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伊凡·雅库鲍夫斯基（六十四岁）也有可能接替格列奇科的职务。这两人同谢尔盖·索科洛夫一样都是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同时也是有威望的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乌斯季诺夫（六十七岁）是负责苏联国防工业的头子，一些外交分析家提到他可能会成

【美联社里斯本四月二十六日电】

由于葡萄牙的第一次议会选举中已点了票，表明了保守势力的得势和社会党得到的支持下降，葡萄牙今天正在走向政治上的中间路线。

由昨天选举中已计算的选票可以清楚看出，社会党领袖苏亚雷斯得不到选民的足够支持来亲自组织政府。

立即有人要求成立一个有广泛基础的，中左联合政府来领导这个国家摆脱它五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戈麦斯总统在评论这次选举结果时暗示，这个历时两年的共和国政权应该有其第一个由“得票最多的一些党”组成的政府——也就是说一个联合政府。

戈麦斯敦促人们谨慎行事，“我们必须十分慎重，因为，如果我们让局势恶化下去，政治上的火星仍然有可能点燃一场内战。”

使右翼和中间派同极左翼发生严重分裂的一些问题很有可能引起政治冲突。左翼建议搞集体化组织，而其反对派却极力要求私人企业发挥积极作用。

社会党人则夹在两者之间。他们中的右翼倾向于中间派，而党内较激进的左翼则主张同共产党人结成人民阵线。

人民民主党领袖卡尔内罗和社会民主中心党主席阿马拉尔都说，葡萄牙需要一个把执行莫斯科路线的共产党人排斥在外的三党联合政府。

苏亚雷斯在选举前说过，他要么是获得足够的选票来单独执政，要么是领导社会党人居反对派，但党内要他改变主意的压力已越来越大。

【路透社里斯本四月二十六日电】葡萄牙自一九七四年军人政变以来的第一届常任政府预定将从二百六十三人组成的议会中来挑人组成，但这只能在六月下旬的总统选举之后进行。预计在今后两个月内将进行激烈的政治斗争。

在谁将最终统治葡萄牙问题明朗化之前，还必须回答三个大问题：谁将当选总统，从而有权挑选总理？社会党人是否将有足够的议员来实现他们组成一个可行的少数党政府的目标？他们是否将坚持拒绝同任何其它党组联合政府？

沙条约组织指挥机构发生严重混乱，雅库鲍夫斯基元帅大概不会被调回莫斯科任新职。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四月二十七日电】西方分析家说，红军新一代的专家治国论者和军界守旧派中成员之一，今天成了继承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的最高竞争者。

分析家们提到了两个可能成为格列奇科继任者的名字——库利科夫和雅库鲍夫斯基。

据这些分析家说，库利科夫被选为新国防部长可能性更大。但是他们说，十五人的政治局——其本身的平均年龄近六十六岁——可能倾向于选择一位同政治局委员们同一代的声望较高的人。

希望不大的是六周以前选进政治局的军火专家乌斯季诺夫。这些分析家说，尽管他已六十八岁，他很可能在支持其他两个人的两派中是一个短期的折衷的候选人。但是他的任命可能违反苏联的传统。

## 路透社评介库利科夫和雅库鲍夫斯基两人

【路透社莫斯科四月二十六日电】这里的西方军事专家们今天说，继格列奇科元帅之后成为苏联军界太上皇的争夺战看来在两个人中间展开，一个是老一派的军队司令，另一个是一位较为年轻的野心勃勃的革新派。

这些专家说，他们认为这两个首要的争夺者，是华沙条约组织武装部队总司令六十四岁的雅库鲍夫斯基元帅和比他年轻十岁的库利科夫大将。

在某些方面，这两位高级军官的经历同格列奇科的经历十分类似。

象他那样，这两人都统率过苏联驻东德的“前线”部队，而且都曾步格列奇科的后尘担任过苏联基辅军区司令。据认为这个职务是晋升到掌握苏联军权的重要阶梯。

但是西方专家们普遍认为，雅库鲍夫斯基是苏联军界的“守旧派”之一，而库利科夫则属于苏军领导人中较为年轻的一代，这些人在七十年代初期开始在苏军最高指挥部中显露头角。

相比之下，人们认为库利科夫是促使苏联军界上层人物的平均年龄下降的幕后推动力量。

他在一九七一年被任命为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立即就着手把一批更适合现代战争要求的学过技术的年轻的将军提升到总参谋部工作。

到一九七三年年初，他还更换了苏联十几个军区司令，提升了一些属于苏联战后一代军官的四十来岁的一星将军。

当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出国访问时，他经常代理格列奇科的职务。见过他的外国人把他描述为一个轻松而自信的人，用一位西方国家的武官的话说，他是“内硬外软的人”。

## 美报评论《中东棋局：各方态势如何？》

## 美参议员贾维茨访埃及后谈他的印象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四月十五日刊登一篇评论，题为《中东棋局：各方态势如何？》，摘要如下：

坐在中东棋盘旁边的棋手们正在移动他们的棋子，以便确保在下一个决定性的日子里最大限度地对自己有利。现在离这个决定性的日子只有七周的时间了。

这个日子是指五月三十日，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驻在戈兰高地以色列—叙利亚战线的期限将在这一天届满。

美国希望尽可能不事声张地延长驻军的期限，但是，同时它很愿意看到恢复全面解决中东问题的势头。以色列是赞成延长驻军期限的，但是反对为了延长驻军期限而给叙利亚或巴勒斯坦人支付任何代价。预料，叙利亚在允许联合国部队继续驻扎的问题上会设法索取尽可能高的代价。

叙利亚领导人阿萨德知道，为了能够索取代价，并使美国支持他这样做，他需要：（一）使这场历时一年之久的内战不会在他面前发生

爆炸性的发展；（二）美国发给操作良好的证书，证明在黎巴嫩谋求为美国所喜欢的某种折衷解决办法方面，叙利亚的行为是负责而富有建设性的。

这说明了阿萨德为什么会在黎巴嫩推行边缘政策（部分实行军事干涉），为什么会发生一个真正的大转弯：嘲弄黎巴嫩一度受他保护的穆斯林和巴勒斯坦人，并坚持让黎巴嫩的基督教徒在达成任何解决办法方面有发言权。有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正对阿萨德的所作所为表示默许，虽然它在公开场合里却说，它反对任何外来军事力量在黎巴嫩进行接管。

就以色列来说，它正在审慎地注视着它北方边界那一边的黎巴嫩的事态发展。由于它显然听从美国的劝告，迄今为止对阿萨德在那里的所作所为的反应一直是有节制的，因此它正从美国那里连连得分。

约旦政府已决定放弃它同华盛顿长期悬而未决的关于一套隼式导弹防空系统的交易。约旦首相里法伊说：“有

可能（根据令人可以接受的条件向约旦）提供防空系统的唯一其他来源是苏联。”里法伊说，约旦之所以取消隼式导弹订货单，是因为美国国会中的亲以色列派的反对使交货工作迟滞不能进行，直到通货膨胀使这笔费用增加了一倍，而这笔费用原是沙特阿拉伯向约旦提供，用来偿还导弹系统的货款的。

约旦实际上是对美国说：“如果你们不能做得比阿拉伯人更好，如果你无法提供你自己建议或答应提供的东

### 法赫米说埃正就召开日内瓦会议同苏美等国接触

【路透社开罗四月二十四日电】埃及外长法赫米今晚在这里说，埃及正在就恢复关于中东问题的日内瓦和平会议问题同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苏联、美国以及阿拉伯各方进行接触。法赫米是在与丹麦首相耶恩森会谈以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讲这番话的。耶恩森于二十一日到达这里对埃及进行五天的访问。

法赫米说，埃及准备参加有巴勒斯坦解放

西，我们最后唯一的办法是转向莫斯科。”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约旦国王侯赛因最近几个月同他的关系越来越热乎——大概会同意这样一种信息的，因为他正在指望华盛顿会由于他在黎巴嫩表现“有好”而给他一些报酬。

中东戏剧中另一个主角埃及总统萨达特行动的方向，正好同约旦扬言要做的相反：同莫斯科断了关系以后，他正在寻求西方的军援和经援的来源。也象阿萨德一样，他认为，由于他表现“良好”，美国受了他的恩惠了——在他看来，这种恩惠比之美国可能受之于阿萨德总统的恩惠要大得多。

组织出席的日内瓦会议，以便讨论这一危机的最后的、全面的和公正的解决办法。

他说，他同耶恩森的会谈涉及到了世界总的形势、中东危机、巴勒斯坦问题、阿拉伯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对话、黎巴嫩危机以及双边关系等问题。

法赫米说，在会谈中，他同耶恩森就在中东形势中必须向前走以防止出现僵局的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

【本刊讯】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杰克·福伊西四月十八日自开罗报道：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雅各布·贾维茨（一位坚决主张让以色列在中东生存下去的鼓吹者）今天说，在寻求和平方面，埃及总统萨达特的诚意给了他极其深刻的印象。

贾维茨是在结束他对埃及的三天访问以后说这番话的。这是他三十年来第一次到这里访问。

贾维茨在美国大使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忆说，他上次于一九四六年来开罗的时候，他还能乘埃及民用飞机直接飞往以色列。

这位纽约参议员说，在他与萨达特的会谈中，“在很多问题上，我们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但他那温和的态度却给我以深刻的印象。”

贾维茨说，他高兴地发现，这里的人们认为，在相对合理的时期内，实现中东问题的政治解决是可能的。但他又说：这并不影响这里在实现解决的条件问题上的强烈情绪。

人们要求贾维茨举例说明他与萨达特意见分歧的地方，他说，他不同意埃及总统所强调的与以色列搞和平关键在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的意见，也不同意所谓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的观点有所缓和的说法。

这位参议员说，他对萨达特就废除同苏联的友好合作条约所作的解释留下很深的印象。

贾维茨说：“萨达特仅觉得，从苏联提供的这种援助和支持附有这样的条件，简直使他的国家不能发展不能前进了。”贾维茨说：“为了本国的主权和尊严，萨达特表示，再没有其他的办法能符合埃及的利益了。”

贾维茨说，在他于四月二十五日前后返回华盛顿以前，他将访问以色列。

【法新社开罗四月十九日电】贾维茨结束了对埃及为期三天的访问，今天离开这里前往叙利亚。贾维茨在这里访问期间同埃及总统萨达特、副总统穆巴拉克和外长法赫米举行了会谈。

以后将接着采取若干具体步骤。关于罗得西亚：政府坚决要求废除允许美国违反联合国决议而从罗得西亚进口铬以及其他原料的所谓伯德修正案；严厉制裁在那里做生意的美国公司。

关于西南非（南非继续在那里进行统治，尽管联合国作出了一项宣布那个国家为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的决议）：废除财政部一项容许美国公司由于在南非的企业活动向南非交纳赋税而在这里享有赋税优惠的规定。

关于南非：鼓励比勒陀利亚为促进罗得西亚同黑人达成和平的解决办法所作的努力，但是要讲清楚，在美国看来，问题的症结在于它们自己的种族隔离政策。

国会是否会支持以上这许多措施，这是远不清楚的。譬如说，众院最近才通过了不撤销伯德修正案的决议。但是，不采取这么多的措施是否就足以重新奠定美国在非洲人的心目中的地位，这也远不是清楚的。在过去，政府本来可以采取等着瞧的态度；那时曾经是有时间来判断什么办法将会奏效。现在俄国人和古巴人已经到了那里，而且非洲人可以有所选择了。

总的说来，第三种办法（在那些了解非洲的人们看来是最有希望的一种办法）将要求在国内政治上付出重大代价，没有什么政府愿意在选举年付出这种代价。而且到明年一月以前似乎还有足够时间对付着过下去。但是下届政府可能就没有这种福气了。

## 盖尔布文《美国在南部非洲的几种选择》

罗得西亚在军事上的优势意味着，黑人如果得不到外界切实的、积极的军事援助（包括直接使用武力在内），那么他们在一场反对白人国家的战争中将不会有取得胜利的可能。

### 历史的必然性

第三，同白人要保持他们的经济和种族特权的根深蒂固的决心相抗衡的是这样一种历史的必然性：为数仅有数百万的白人是不能永远压制人数超过他们许多倍的黑人的；同白人的上述决心相抗衡的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南部非洲现已成为美国、中国和苏联进行角逐的主要竞争之地。

政府有三种明显的办法以利用这些因素来实现它的目的：（一）对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斗争采取骑墙的态度而集中致力于遏止莫斯科和哈瓦那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二）表示稍微倾向于支持黑人并帮助把黑人组织起来对付外来的势力；（三）抱着“外来势力”问题将会消失的希望，完全支持黑人。

即使是在政府之内，采取骑墙态度的作法现在也得不到什么支持。表示略微倾向于支持黑人的办法是政府选择采取的作法：在宣传上对莫斯科和哈瓦那进行剑拔弩张

的攻击以阻止“今后出现更多的安哥拉”，而在同时发出更为紧急的、更为清晰的要求实行多数统治的呼吁。大多数非洲领导人并不希望苏联顾问和古巴军队在他们的大陆上跑来跑去。考虑到这种情况，可以预料基辛格将设法组织一个黑人外交联合阵线以反对超级大国进行干涉。

政府内外研究非洲问题的许多专家认为，这种办法具有的缺点从第三种办法中就可以看出来。

### 自行招致失败的政策

第三种办法将是明确支持黑人。这主要是参议员迪克·克拉克（依阿华州民主党人、参院当今研究非洲问题的专家）所提出的主张。他提出了两个论点反对政府的作法。他认为采取双重政策是一种自行招致失败的政策，因为美国扬言以出动美军来威胁莫斯科和古巴，只会鼓励白种罗得西亚人，使他们抱着华盛顿将不得不援救他们的希望而顽固地反对通过谈判实行多数人统治。克拉克也认为，消除苏联威胁的最好办法是使黑人问题得到解决。他认为，如果黑人在走向解放方面真正取得进展的话，那么首先要求俄国人离开非洲的将是非洲人自己。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四月十八日刊载该报外事记者莱斯利·盖尔布从华盛顿发回的一篇评论，题为《黑人民族主义和白人种族主义正迫使作出抉择，美国在南部非洲的几种选择》，摘要如下：

南部非洲的黑人与白人之争正迫使美国领导人在制订政策时越来越深入地面临这一问题：怎样做是现实的，怎样做是正确的。现在，在莫斯科和哈瓦那于全世界注视之下扬言要以武力解放黑人之际，华盛顿不能再忽视这一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的问题。

在国务卿基辛格四月二十三日启程前往非洲的时候，预料他的讲话以及介绍情况的文件将戏剧性地表明政府保证做到：支持在保障少数人权利的情况下实行多数人统治，增加经济援助，使非洲摆脱超级大国在其中发生冲突的局面。在他停留的每一地方都将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这样就够了吗？”

美国不论采取什么政策都必须考虑到以下三种起抵销作用的因素：

第一，许多黑非洲的领导人投身罗得西亚、西南非和南非的反对白人统治的斗争，显然需要外界对黑人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它们这些国家的经济不仅会由于这种动员起来进行斗争的行动而受到损害，而且因为它们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白人国家的。

第二，黑人国家在军事上孱弱的状况、黑人民族解放运动内部存在的起分裂作用的对立的状况以及南非和



# 穆巴拉克回国途中在飞机上向记者谈访华情况

说他同毛主席的会见使他深受感动，并对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东社德黑兰四月二十四日电】穆巴拉克在由上海至德黑兰的飞机上会见了随行的埃及记者。

穆巴拉克会见记者时，一开始就强调，不管是在军事方面、经济方面或贸易方面，中国领导人没有直接或间接地试图为重新发展埃及和中国的联系和合作规定任何条件。

穆巴拉克阐明，中国各级党政领导人强调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教导，中国和埃及的合作依据帮助一些国家解放自己的领土而不要任何代价的原则。

穆巴拉克回答了埃及记者向他提出的一些问题。他说，军事协定将立即开始执行，不需要组织一些联合委员会或派遣一些埃及军事代表团去中国。他指出，将通过在两个首都的埃

及和中国大使馆立即开始接触，双方已同意这一点。

他还说，使这次访问取得成功的决心在第一次会谈时就清楚地表现出来了。中国总理明确地强调这一点，他说，这次访问应该成功，中国完全赞赏埃及的立场。

穆巴拉克接着说，萨达特总统每天都仔细地注视着北京的这些会谈，他对所取得的积极

成果是满意的。

穆巴拉克说，埃及外交部将把北京会谈在军事方面或经济方面的结果通知兄弟的阿拉伯国家。他强调双方都想建立和发展一种新的合作关系。

他说，我们得到了中方异乎寻常的积极响应，以至他们提出供应一些我们没有提出来的项目。

关于他同毛主席会见的情况，他说，在第

二次会谈时中方确定了时间。当时总理接到一个电话，接着宣布毛泽东主席很高兴接见穆巴拉克先生。穆巴拉克还说，这使他以及陪同他的代表团喜出望外。

中国主席在这次会晤时强调了中国的无代价地帮助一些国家解放自己领土的原则。

穆巴拉克说，他同毛主席的会见使他深受感动，并对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法兰克福汇报》报道

## 《北京称赞同开罗的“战斗友谊”》

【本刊讯】西德《法兰克福汇报》四月二十三日刊登一篇报道，题为《北京称赞同开罗的“战斗友谊”》，摘要如下：

中国的姿态将对“第三世界”产生影响。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在非洲挑起的同苏联的对峙中最巧妙的一着

棋。

不管中埃之间今后的合作如何发展，北京是把莫斯科同开罗之间十五年之久的友谊的告吹——其后果是开罗自发地加强其相当适度的对华政策——看作是对“苏联霸权”的一个打

击和莫斯科在同北京进行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中的一次重大失败。这也是首次“对安哥拉事件的报复”。

如果中国坚持认为安哥拉和其他听命于苏联的国家“总有一天会觉悟”的话，那么似乎在北京看来埃及提供了这一论点的第一个证明。

## 法新社评马尔登将访华

【法新社北京四月二十六日电】（记者：比昂尼克）东南亚局势，苏联在这个地区日益扩大的势力以及中国和新西兰之间的贸易将是中国领导人和首次到人民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的新西兰总理罗伯特·马尔登之间会谈的主要问题。

马尔登将于二十八日晚到达这里，对中国进行为期一周的正式访问。

新西兰总理将在北京逗留三天，然后到中国的南方城市——上海、苏州和广州——参观访问。

马尔登将是同最近任命的、已故总理周恩来的继任人华国锋举行会谈的第一位西方领导人。

几乎毫无疑问的是，马尔登和华国锋之间会谈的主要问题将是苏联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造成的越来越大的“威胁”，北京和惠灵顿过去在谴责苏联的这种威胁时实际上用词都是一样的。

几天前，中国的报刊大肆宣传了马尔登最近在伦敦发表的一篇讲话，这篇讲话攻击苏联派海军到亚太地区以及苏联不仅是对伦敦、而且还对惠灵顿搞“核讹诈威胁”。

中国的报刊还报道了马尔登谈到新西兰加强同亚太地区国家的联系是“新西兰的利益和安全的必要”。

在这里的一位新西兰人士说，马尔登的北京之行首先的结果是在贸易方面签署两国之间海上联系的正式协定。

预料，促进两国贸易的问题也将列入会谈的议程，马尔登在这里的会谈能够搞清楚中国今后在这方面所奉行的政策。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四月二十六日刊登署名文章，题目是《吉林陨石雨之“最”》，全文如下：

三月八日，吉林省降了一场陨石雨。这场“雨”，新闻报道形容为“世界历史上罕见”。

之所以罕见，有三个标志：一，陨石多；二，陨石重；三，“雨区”大。

陨石多，可真是够多的。在这场陨石雨中，目前已经收集到的，就有一百多块，而且，这还不是最后收集数字！陨石重，也真是够重的。这次收集的百余块陨石中，有三块的重量超过一百公斤，其中最大一块重一千七百七十公斤！“雨区”大，也真是够大的。根据已经收集到的陨石分析，这次陨石雨散落范围，达到五百多平方公里！

收集到一百多块陨石，就算是多了吗？对极了，能收集到一块陨石就很不容易，一下子收集到百多块，简直是十分罕有的事。

虽然，被地球吸力拉进大气层的太阳系大小石块，每天都有二千万颗上下，但是，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在进入地球大气层时焚毁了，能落到地面的，实在少之又少。而那些“劫后余生”者来到地上时，又大部分落在无人区域，往往踪迹难觅，很少被人发现。世人年中若能追踪发现两三颗，就是幸运的事，多数时候是一年也收集不到一块。因此，人们一下子能根据目击跟踪收集到百多块陨石，可说是空前“丰收”了。

另一事实，也可反证出一次收集百余块陨石是多么不容易。那就是苏联的陨石收藏。为了研究宇宙，苏联的科学院是设有陨石委员会的，它很重视陨石的收集。如果把旧俄收集的也算在里头，那么，国土广袤的苏联，在建国近四十年的时候，它才总

共收集了一百二十四颗陨石，并曾以此自傲于人。然而，这一数字，如今还够不上吉林一“雨”之得；一比之下，苏联的珍藏，就算不得什么了。

说到陨石的重量，吉林那块一千七百多公斤的石陨石，才不过一吨半稍多，似乎并不太重，但是，如果和世界上已为人们发现并保藏着的比起来，这却是“世界第一”的重量了。

说到这里，还得说明一下：天上降下来的陨石，有纯铁质的，有石铁混合的，也有纯是石质的。前两类的陨石，一般体积都较大，有些大到惊人，如南非一块仍然留在原地的铁质陨石，重达六十多吨。石铁混合的陨石，一般也较重大。至于纯石质的陨石，能有一百公斤

香港《大公报》文

## 《吉林陨石雨之“最”》

的重量，就是罕见的了。因而，当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八日，美国落下了一块重达一千〇七十八公斤的石陨石时，简直轰动了世界科学界。美国人也很骄傲，既为这块陨石命名，又珍而藏之，以这一“世界之最”的石陨石而自傲于人。

苏联的石陨石藏品，虽然远不及美国那块“世界之最”，但是，它也以自己拥有一块较大的石陨石而踌躇满志。它保有的最大石陨石有多重呢？说来也许“羞家”，因为，那块“苏联之最”，总重才一百三十公斤而已，还够不上吉林这次陨石雨中降下的那块真正的“世界之最”的十三分之一！

谈到陨石雨“雨区”的范围，五百多平方公里的面积，似乎也不很大。但是，这“雨”可不同于降水

的雨。降水的雨区面积，动辄以万平方公里计算，而陨石成雨，散落的面积一般是较小的。

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可堪比较的，手边并不太多。因为，陨石成雨，历史上也着实并不多见。

根据外国科学家的研究与统计，在整个十九世纪的一百年中，被人们发现、纪录并能找到证据的陨石雨，一共才下过六次，那是一八〇三年四月二十六日（法国），一八六八年一月三十日（波兰），一八六九年一月一日（瑞士），一八七五年二月十二日（美国），一八八二年二月三日（罗马尼亚），一八八六年六月九日（捷克）。

进入二十世纪，由于科学的进步，人们对于陨石雨的观察、纪录、研究较为重视，但在前半个世纪的

五十年中，也仅仅观察到五场陨石雨，即一九一二年七月十九日（美国），一九一八年九月六日、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六日、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二日、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一日，后边四次降“雨”地点都在苏联。

在一百五十年内的十一场陨石雨统计资料中，大都未列出“雨区”面积，只有一八〇三年法国的一场陨石雨，说明是落在十二平方公里范围内。在别的一些表列时期之外的陨石雨纪录中，“雨区”范围一般也并不太大，比如，象吉林纯是石质陨石雨一样的一七一八年旧俄萨拉托夫那场陨石雨中，落石的地区，也仅有一百二十平方公里。表列之外的波兰另一场陨石雨，“雨区”面积只有九平方公里而已。

前边说到，近世以来，人们随

着科学的发展，较为重视陨石的研究观测，但在较早时候，世界上许多人，对于天上竟会掉下石头，莫名其妙者有之，大惊失色者有之，曾经弄出许多笑话。历史典籍记载着，当一四二一年出现一场雨、雹、石混合的“雨”时，俄罗斯人不知是怎么一回事，认为“太可怕了”，“人们差点被吓死”。一四九二年，当着德国一个地区落下一颗陨石时，教徒们认为这是上天送给他们的礼物，为免它又飞回天上去，他们用铁链把陨石锁在教堂的墙上。

距今百多年前的——一七九〇年，法国巴黎科学院接到儒里亚市市长一份报告，说当地近日从天上掉下一块石头。法国科学家认为这个报告简直荒谬绝伦，遂通过一项决议：斥斥象儒里亚市市长这种无中生有的迷信思想。

甚至距今约一百年前的一八七三年，意大利首都罗马的人，对于天降陨石，也不知是何原因，竟至以为是“天塌下来了”。

总之，虽然欧洲人看到了天降陨石，而且画下了陨石下降的图画，但人们大都不知其所以然，因而吓得半死。甚至当年西欧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对于陨石的出现，也都莫名其妙，不予置信。

直至十九世纪初，西方科学家才终于相信天上真会掉下石头，再其后，才渐渐把陨石与彗星联系起来。

在中国，古老的史料早就载有关于流星和陨石的记载，如《春秋左传》中，有“庄公七年四月辛卯，夜中星陨如雨”的记事，这是二千六百多年前的事了，也是世上最早的流星雨纪录。在另一些史籍中，并记载着我们祖先对陨石的正确见解，如《史记·天官书》中说：“星坠至地，则石也。”这个认识也比西方足足早了一千九百多年！

# 穆巴拉克回国途中在飞机上向记者谈访华情况

说他同毛主席的会见使他深受感动，并对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东社德黑兰四月二十四日电】穆巴拉克在由上海至德黑兰的飞机上会见了随行的埃及记者。

穆巴拉克会见记者时，一开始就强调，不管是在军事方面、经济方面或贸易方面，中国领导人没有直接或间接地试图为重新发展埃及和中国的联系和合作规定任何条件。

穆巴拉克阐明，中国各级党政领导人强调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教导，中国和埃及的合作依据帮助一些国家解放自己的领土而不要任何代价的原则。

穆巴拉克回答了埃及记者向他提出的一些问题。他说，军事协定将立即开始执行，不需要组织一些联合委员会或派遣一些埃及军事代表团去中国。他指出，将通过在两个首都的埃

及和中国大使馆立即开始接触，双方已同意这一点。

他还说，使这次访问取得成功的决心在第一次会谈时就清楚地表现出来了。中国总理明确地强调这一点，他说，这次访问应该成功，中国完全赞赏埃及的立场。

穆巴拉克接着说，萨达特总统每天都仔细地注视着北京的这些会谈，他对所取得的积极

成果是满意的。

穆巴拉克说，埃及外交部将把北京会谈在军事方面或经济方面的结果通知兄弟的阿拉伯国家。他强调双方都想建立和发展一种新的合作关系。

他说，我们得到了中方异乎寻常的积极响应，以至他们提出供应一些我们没有提出来的项目。

关于他同毛主席会见的情况，他说，在第

二次会谈时中方确定了时间。当时总理接到一个电话，接着宣布毛泽东主席很高兴接见穆巴拉克先生。穆巴拉克还说，这使他以及陪同他的代表团喜出望外。

中国主席在这次会晤时强调了中国的无代价地帮助一些国家解放自己领土的原则。

穆巴拉克说，他同毛主席的会见使他深受感动，并对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法兰克福汇报》报道

## 《北京称赞同开罗的“战斗友谊”》

【本刊讯】西德《法兰克福汇报》四月二十三日刊登一篇报道，题为《北京称赞同开罗的“战斗友谊”》，摘要如下：

中国的姿态将对“第三世界”产生影响。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在非洲挑起的同苏联的对峙中最巧妙的一着

棋。

不管中埃之间今后的合作如何发展，北京是把莫斯科同开罗之间十五年之久的友谊的告吹——其后果是开罗自发地加强其相当适度的对华政策——看作是对“苏联霸权”的一个打

击和莫斯科在同北京进行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中的一次重大失败。这也是首次“对安哥拉事件的报复”。

如果中国坚持认为安哥拉和其他听命于苏联的国家“总有一天会觉悟”的话，那么似乎在北京看来埃及提供了这一论点的第一个证明。

## 法新社评马尔登将访华

【法新社北京四月二十六日电】（记者：比昂尼克）东南亚局势，苏联在这个地区日益扩大的势力以及中国和新西兰之间的贸易将是中国领导人和首次到人民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的新西兰总理罗伯特·马尔登之间会谈的主要问题。

马尔登将于二十八日晚到达这里，对中国进行为期一周的正式访问。

新西兰总理将在北京逗留三天，然后到中国的南方城市——上海、苏州和广州——参观访问。

马尔登将是同最近任命的、已故总理周恩来的继任人华国锋举行会谈的第一位西方领导人。

几乎毫无疑问的是，马尔登和华国锋之间会谈的主要问题将是苏联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造成的越来越大的“威胁”，北京和惠灵顿过去在谴责苏联的这种威胁时实际上用词都是一样的。

几天前，中国的报刊大肆宣传了马尔登最近在伦敦发表的一篇讲话，这篇讲话攻击苏联派海军到亚太地区以及苏联不仅是对伦敦、而且还对惠灵顿搞“核讹诈威胁”。

中国的报刊还报道了马尔登谈到新西兰加强同亚太地区国家的联系是“新西兰的利益和安全的必要”。

在这里的一位新西兰人士说，马尔登的北京之行首先的结果是在贸易方面签署两国之间海上联系的正式协定。

预料，促进两国贸易的问题也将列入会谈的议程，马尔登在这里的会谈能够搞清楚中国今后在这方面所奉行的政策。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四月二十六日刊登署名文章，题目是《吉林陨石雨之“最”》，全文如下：

三月八日，吉林省降了一场陨石雨。这场“雨”，新闻报道形容为“世界历史上罕见”。

之所以罕见，有三个标志：一，陨石多；二，陨石重；三，“雨区”大。

陨石多，可真是够多的。在这场陨石雨中，目前已经收集到的，就有一百多块，而且，这还不是最后收集数字！陨石重，也真是够重的。这次收集的百余块陨石中，有三块的重量超过一百公斤，其中最大一块重一千七百七十公斤！“雨区”大，也真是够大的。根据已经收集到的陨石分析，这次陨石雨散落范围，达到五百多平方公里！

收集到一百多块陨石，就算是多了吗？对极了，能收集到一块陨石就很不容易，一下子收集到百多块，简直是十分罕有的事。

虽然，被地球吸力拉进大气层的太阳系大小石块，每天都有二千万颗上下，但是，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在进入地球大气层时焚毁了，能落到地面的，实在少之又少。而那些“劫后余生”者来到地上时，又大部分落在无人区域，往往踪迹难觅，很少被人发现。世人年中若能追踪发现两三颗，就是幸运的事，多数时候是一年也收集不到一块。因此，人们一下子能根据目击跟踪收集到百多块陨石，可说是空前“丰收”了。

另一件事实，也可反证出一次收集百余块陨石是多么不容易。那就是苏联的陨石收藏。为了研究宇宙，苏联的科学院是设有陨石委员会的，它很重视陨石的收集。如果把旧俄收集的也算在里头，那么，国土广袤的苏联，在建国近四十年的时候，它才总

共收集了一百二十四颗陨石，并曾以此自傲于人。然而，这一数字，如今还够不上吉林一“雨”之得；一比之下，苏联的珍藏，就算不得什么了。

说到陨石的重量，吉林那块一千七百多公斤的石陨石，才不过一吨半稍多，似乎并不太重，但是，如果和世界上已为人们发现并保藏着的比起来，这却是“世界第一”的重量了。

说到这里，还得说明一下：天上降下来的陨石，有纯铁质的，有石铁混合的，也有纯是石质的。前两类的陨石，一般体积都较大，有些大到惊人，如南非一块仍然留在原地的铁质陨石，重达六十多吨。石铁混合的陨石，一般也较重大。至于纯石质的陨石，能有一百公斤

香港《大公报》文

## 《吉林陨石雨之“最”》

的重量，就是罕见的了。因而，当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八日，美国落下了一块重达一千〇七十八公斤的石陨石时，简直轰动了世界科学界。美国人也很骄傲，既为这块陨石命名，又珍而藏之，以这一“世界之最”的石陨石而自傲于人。

苏联的石陨石藏品，虽然远不及美国那块“世界之最”，但是，它也以自己拥有一块较大的石陨石而踌躇满志。它保有的最大石陨石有多重呢？说来也许“羞家”，因为，那块“苏联之最”，总重才一百三十公斤而已，还够不上吉林这次陨石雨中降下的那块真正的“世界之最”的十三分之一！

谈到陨石雨“雨区”的范围，五百多平方公里的面积，似乎也不很大。但是，这“雨”可不同于降水

的雨。降水的雨区面积，动辄以万平方公里计算，而陨石成雨，散落的面积一般是较小的。

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可堪比较的，手边并不太多。因为，陨石成雨，历史上也着实并不多见。

根据外国科学家的研究与统计，在整个十九世纪的一百年中，被人们发现、纪录并能找到证据的陨石雨，一共才下过六次，那是一八〇三年四月二十六日（法国），一八六八年一月三十日（波兰），一八六九年一月一日（瑞士），一八七五年二月十二日（美国），一八八二年二月三日（罗马尼亚），一八八六年六月九日（捷克）。

进入二十世纪，由于科学的进步，人们对于陨石雨的观察、纪录、研究较为重视，但在前半个世纪的

五十年中，也仅仅观察到五场陨石雨，即一九一二年七月十九日（美国），一九一八年九月六日、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六日、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二日、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一日，后边四次降“雨”地点都在苏联。

在一百五十年内的十一场陨石雨统计资料中，大都未列出“雨区”面积，只有一八〇三年法国的一场陨石雨，说明是落在十二平方公里范围内。在别的一些表列时期之外的陨石雨纪录中，“雨区”范围一般也并不太大，比如，象吉林纯是石质陨石雨一样的一七一八年旧俄萨拉托夫那场陨石雨中，落石的地区，也仅有一百二十平方公里。表列之外的波兰另一场陨石雨，“雨区”面积只有九平方公里而已。

前边说到，近世以来，人们随

着科学的发展，较为重视陨石的研究观测，但在较早时候，世界上许多人，对于天上竟会掉下石头，莫名其妙者有之，大惊失色者有之，曾经弄出许多笑话。历史典籍记载着，当一四二一年出现一场雨、雹、石混合的“雨”时，俄罗斯人不知是怎么一回事，认为“太可怕了”，“人们差点被吓死”。一四九二年，当着德国一个地区落下一颗陨石时，教徒们认为这是上天送给他们的礼物，为免它又飞回天上去，他们用铁链把陨石锁在教堂的墙上。

距今百多年前的一七九〇年，法国巴黎科学院接到儒里亚市市长一份报告，说当地近日从天空掉下一块石头。法国科学家认为这个报告简直荒谬绝伦，遂通过一项决议：斥斥象儒里亚市市长这种无中生有的迷信思想。

甚至距今约一百年前的一八七三年，意大利首都罗马的人，对于天降陨石，也不知是何原因，竟至以为是“天塌下来了”。

总之，虽然欧洲人看到了天降陨石，而且画下了陨石下降的图画，但人们大都不知其所以然，因而吓得半死。甚至当年西欧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对于陨石的出现，也都莫名其妙，不予置信。

直至十九世纪初，西方科学家才终于相信天上真会掉下石头，再其后，才渐渐把陨石与彗星联系起来。

在中国，古老的史料早就载有关于流星和陨石的记载，如《春秋左传》中，有“庄公七年四月辛卯，夜中星陨如雨”的记事，这是二千六百多年前的事了，也是世上最早的流星雨纪录。在另一些史籍中，并记载着我们祖先对陨石的正确见解，如《史记·天官书》中说：“星坠至地，则石也。”这个认识也比西方足足早了一千九百多年！